

# 在礼赞英雄中学习英雄

——军旅话剧《历史的天空》创作手记

■赵晶晶

## 艺术舞台

2013年初夏,我和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毕业班学员到北方某军事基地体验生活,下了火车上汽车,发现前排坐着一个陌生的大校。同事告诉我,此人是文学系主任徐贵祥。当时又惊又喜,因为我一直想把徐主任的小说《历史的天空》改编成话剧。回到学校不久,我就找徐主任商量,没想到他一瓢凉水泼过来,说《历史的天空》人物关系复杂,故事盘根错节,改编话剧难度很大。他还向我力荐茹志娟的短篇小说《百合花》。那时候,我和徐贵祥并不熟悉,版权是他的,我不能强求。

说来也是有缘,几年后,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成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文学、戏剧、音乐、舞蹈四个系整合为军事文艺创作系,徐贵祥是这个系的主任,和我成了直接的上下级。我再次向他提出,想把《历史的天空》改编成话剧。他有点犹豫,但最终还是同意了,交代我说:“要做就往大里做,做好了是师生努力的结果,做得不好,就是小说提供的基础不好。”我当时很高兴,出了门才慢慢地琢磨出哪里不对劲,徐主任这话说得漂亮,其实等于没说。小说《历史的天空》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同名电视连续剧影响很大,我们改编话剧,无论做成什么样子,都没有理由说原著基础不好。那么,我就没有退路了,只能做好,不能搞砸。

从这以后,话剧《历史的天空》就上路了。真正下手了,才知道并不简单。原著的时间跨度涵盖了半个世纪,是一个宏大的叙事结构,如果不找到一个驾轻就熟的路径,舞台上的一两个小时很难表现其精神实质。经过再三斟酌,我将重心放在了小说的前半部分,时代背景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这正是作品人物处于豆蔻



话剧《历史的天空》剧照。

蒋青松摄

年华、人生最光彩绚丽的时期。对学生们来讲,这部分情节更能引起他们情感上的共鸣。

内容板块敲定了,只是第一步,在每一板块里突出什么重点至关重要。我把小说发给学员们,让大家对照原著拉剧本框架,从里面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谈对角色、人物关系、故事逻辑的理解,然后再让他们在舞台上磨合。从白天到黑夜,从秋天到冬天,第一稿、第二稿……第八稿,待初稿形成,已是2017年8月。

我们选择了一个明确的创作方向:在这台戏里,通过浓缩了的战争场面,表现爱情和人性的美好;通过拓展了的爱情进程,表现革命战争的壮丽和崇高;通过惊心动魄的英雄叙事和如诗如画的战地浪漫,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伟业。事实证明,我们的方向选对了,达到了提纲挈领、小中见大的效果。

话剧《历史的天空》是经过数次打磨和艰难抉择后的再创作。这几年,我们一边演出,一边修改,剧本融入了许多人的智慧和心血,感人的故事不胜枚举。

剧中有一场戏是东方闻音为了掩护陈默涵起义牺牲了。原著描写梁大

牙赶到现场,对陈默涵暴怒指责,然后默默地坐在东方闻音坟前自说自话,至于他说了什么,原著中只有八个字“只有梅岭的风知道……”我理解,这就是大悲无言,所以在首版剧本中,我保留了小说的留白意境,舞台动作只有“梁必达默默地坐在东方闻音墓前倾诉……”徐贵祥看了后,提出这个地方可以让东方闻音出现,让她叮嘱梁大牙善待陈默涵和他的七十九团。这很重要,标志着梁大牙真正的成熟。对于他这个建议,我最初很难接受。因为我觉得这是一部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怎能让他“死而复生”呢?后来,我理解了徐贵祥的意图——东方闻音作为党组织的象征、理想信念的传播者、梁大牙最敬重和深爱的人,让她的灵魂同梁大牙的灵魂对话,势必会产生更加震撼的艺术感染力。于是,我把后来的戏改为:东方闻音牺牲后,梁大牙伏在她的墓前深情诉说:“东方闻音,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当初,是因为你的出现,才让我留在了八路军队伍里……”这时,“天幕”打开,东方闻音捧着鲜花殷殷叮嘱:“梁司令员,你不仅是我的爱人,也是八路军的指挥员,你要善待陈默涵,他是我

们的战友、兄弟、亲人……”梁大牙仿佛瞬间找回了自己,恢复了理智。最后,当陈默涵和朱一刀、韩秋云出现时,梁大牙振作起来,同陈默涵互相敬礼。梁大牙拉着陈默涵的手说:“我们蓝桥埠的娃子,又走到一起了,兄弟,战友,我们一起战斗。”“哗”地一下,艺术效果出来了。此后演了几十场,每次演到这里,台下都有掌声。

话剧《历史的天空》本来只是原解放军艺术学院2014级表演专业学生的一台毕业汇报演出,没想到它很快走出了校门,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我们从解放军歌剧院的礼堂,一直演到了中国艺术节的大舞台上,到目前已经演出50多场。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近百人的队伍,一个月的长途跋涉,从北京到合肥,从皖西到皖南,从大别山到上海滩,一路留下无数个难忘的瞬间;我们在海军某部演出结束后,台下的观众全体起立,向演员敬礼。海军战友还写了一篇文章《致敬英雄的青春之歌》,荡气回肠;在上海,我们参加了中国艺术节“文华奖”的比赛。谢幕时,很多观众情不自禁地站起来为我们鼓掌。其中有一位老人,站在观众席前不停地挥手,他大声地对我们说:“谢谢你们把这么好的戏送到上海!”观众对这部话剧的热爱,让我们倍受鼓舞,也激励着我们要做得更好。

经过几年的努力,话剧《历史的天空》不断取得新的进步。2020年10月,该剧在国防大学举办的首届军事文化节上,成为开幕演出剧目;同年底,又入选了文化和旅游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作品。

在最近一次赴国防科技大学的演出结束后,徐贵祥鼓励全体参演师生说:“在礼赞英雄中学习英雄。”我想说,作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的教员,礼赞英雄,学习英雄,培育英雄精神,我们永远在路上。

## 重温经典·感悟初心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一个冬日的午后,从闽北一处农家院落里飘出了这首经典的旋律。我跟随“联勤军医老区行”医疗小分队慰问健在的抗美援朝老战士,一路走来,经常会听到老战士们唱起这首歌。

一首歌,为什么能跨越时空,长久激荡在人们的心头?在这首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其实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这首歌的词作者姚筱舟,曾是一名军人。1949年,16岁的姚筱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报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毕业后分配到二野17军51师政治部工作。1951年冬,他随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回国后,转业到陕西省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

那是一个新旧社会对比强烈的年代。焦坪煤矿的许多矿工解放前都曾在私人的煤窑中采过煤,受尽了折磨。姚筱舟在与工友们交流时能强烈感受到大家对新生活的热爱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激。有的工友发自内心的说:“共产党是妈,矿是咱的家,咱听妈的话,建设好咱的家。”工友们对党的真挚情感,深深触动着姚筱舟的心。

一天深夜,姚筱舟守在煤油灯下,思绪万千,提笔写下三首有关矿工的诗,其中一首就是《唱支山歌给党听》。他还取了个与矿名同音的“蕉萍”作为笔名。姚筱舟后来回忆说,这首小诗的其他部分都写得比较“顺手”,只有第二段中的“鞭子”这个词,难为了他个把钟头。初稿是“旧社会三座大山压我身……推倒大山做主人”,但他反复斟酌,总觉得不满意,又找不到更恰当的词语来替换。无意中,他随手翻阅一本“小人书”,看到一个肥胖的地主拿着鞭子抽打长工,顿生灵感,觉得用“鞭子”来形容旧社会的残暴和苦难比较“三座大山”更加形象化,于是将诗句改成“旧社会鞭子抽我身……夺过鞭子揍敌人!”

这首小诗不久便从焦坪煤矿飞出,被刊发在陕西省民歌整理小组编印的《总路线诗传单》上。这是由陕西省民歌整理小组编印的一份不定期小报。其中,姚筱舟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刊登于1958年6月第八期。诗的全是: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

1962年,这首诗又被春风文艺出版社汇编在《新民歌三百首》一书中,署名蕉萍。

后来,雷锋读到了这首小诗。他觉得这首诗写出了自己的心里话,精练表达出对党的热爱之情。于是,他把这首诗工工整整地抄录到自己的日记本里,并且对原诗做了三处改动:将“母亲只能生我身”一句改为“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又删除了原诗中最后四句。这一改,让原诗更加朗朗上口、

# 儿女心中的歌

■洪庆任 唐婧瑞

富有节奏感。

1962年8月15日,雷锋不幸因公殉职。他的日记出版后,这首题为《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小诗被更多人读到。当时,任职于上海歌舞剧院的作曲家朱践耳在报上看到《雷锋日记》,被雷锋的事迹深深打动,特别是日记中《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引起了他的共鸣。他特意为这首诗谱了曲,并把作品寄给《文汇报》。1963年2月21日,《文汇报》将这首新歌发表出来。当时,因为不知道这首诗是雷锋摘录的,所以朱践耳为它加的标题是《雷锋的歌》,并注明歌词摘自《雷锋日记》。

现在已是著名歌唱家的才旦卓玛,那时还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一名学生。一天,她在校园广播里听到了歌唱家任桂珍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她把党来比母亲……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作为农奴的后代,这句歌词让才旦卓玛深受触动。回想自己的身世经历和翻身解放后的幸福生活,才旦卓玛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她主动找到老师,希望演唱这首歌。老师开始还有些不解,一个藏族学生为何要唱一首汉语歌。才旦卓玛动情地对老师说:“歌里唱的就是和我一样的心声。我一定要唱!”

老师帮她找来曲谱,并一字一句地为才旦卓玛纠正汉语发音。到了音乐学院汇报演出时,才旦卓玛果然一鸣惊人。她把对党的深情融入歌声里,真挚动人的演绎感动了听众。后来,这首歌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迅速红遍大江南北。

几十年来,《唱支山歌给党听》之所以能经久传唱,正是因为它唱出了人民的心声。这首中华儿女心中的歌,响彻时空,深情表达着人民对党的忠诚与热爱。

哨所的小路经过多少风和雨  
你总是忠诚地教着战士的步伐  
小小无名草 年年岁岁发  
你用生命染绿了战士的年华

清晨你载着露珠迎我上岗  
夜晚你披着月光送我回家  
记不清走过多少春夏秋冬  
听不够你说给哨兵的那句话  
你说战士扛枪到底为了个啥  
你说一丛小草也要盖住一寸黄沙

## 歌词

### 无名草

■戈一

在你平凡的生命里没有鲜花  
默默长在小路旁守着我的哨卡

兵 漫

### 铆在平凡岗位

■建 龙

## 阅图

### 夺取胜利

■摄影 吴绍健

武警云南总队组织新兵开展野营拉练,途中设置“急行军、夺红旗”等竞赛项目,有效激发新兵的训练热情。夺取胜利的队员高举夺红旗,拍摄者不失时机地抓拍了这个瞬间。画面情景交融,主体人物突出,周围战友挥舞着手臂,生动展现出战士们胜利时刻的喜悦。



## 迷彩讲堂

“军”属会意字,本义是战车合围、布阵。《说文解字》中解释:“军,圉围也。”后来,随着战事增多,“军”也成为国防力量的代称。

“军”字始见于春秋时期,最初字形是“冫”旁中一个“車”。“冫”像一个包围圈,“車”代指战车。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事以车战为主,国家军事实力也反映在战车的数量上。战车的单位是“乘”(读shèng),所以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君”等说法。据文献和考古材料可知,当时的战车是独辕车,每乘战车配两匹或四匹马;车上有重装甲士三人,形成“品”字布局,居中者负责驾车,居左者持弓箭,负责射杀远处敌人,居右者持刀剑矛戈,负责攻击近处敌人;每乘战车还配有固定数目的步兵,紧随其后,协助作战。一乘战车如同一个活动的战斗堡垒,兼有进攻与防守功能,可以称之为古代的“坦克”。

在战场上,成百上千乘战车排成军

# “军”字的历史

■王志轩

阵,战马驰骋,三面合围,有排山倒海之势;军队安营扎寨时,则把战车围成圆圈,作为屏障,起到防卫作用。军营的出口摆放两乘战车,车辕相对,称为“辕门”,后来就以“辕门”代指与军事有关的高级官署。

在“军”字出现之前,商朝和西周的武装力量称为“师”。《易经·师卦》讲的就是与军事有关的内容。《说文解字》中说“两千五百人为师”,而“军”是比“师”更高一级的军事编制单位。《周礼》中说“五师为军”,所以一军合一万两千五百人。据《周礼》记载,周天子直接统辖的兵力有六军,大的诸侯国有三军,小的诸侯国有二军,更小的有一军。“军”字的出现,说明了春秋时期战争规模扩

大、兵力增强的历史现象,从此“军”也代指国防力量,后世沿用至今。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饱受战乱之苦,因此中国人民爱好和平,并且对战争有着深入的思考。《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指祭祀,“戎”是战争,这一记载反映了周代分封制度下治国理政的两件大事。其中,祭祀用以维护社会秩序,战争则是对破坏秩序者的暴力惩罚手段。随后的战国大变革时期,秦国变法的核心内容是实施“耕战”政策。这个时候,国家的两件大事变成了对内发展农业生产、对外积极备战,这反映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中的历史趋势与政策特点。汉朝及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基本沿

用了这一政策。

在军事思想方面,我国也留下了许多宝贵遗产。例如《孙子兵法》开篇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古代重要兵书《司马法》写道:“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论语》记载子贡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孔子的回答是“足兵”。这些都强调了军事对国家的重要性。

而且,我国自古就强调保证军事力量的集中统一领导。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里的“礼乐”是文治,“征伐”是武功。“征伐”的权力由什么地方出,本质是军权的归属问题,孔子明确提出军权应该集于中央。从我国的历史来看,如果中央力量软弱,军权不能统一,就往往会引发内忧外患。比如春秋诸侯争霸、汉初七国之乱、唐末藩镇割据等,而近代则留下了一部西方列强侵华史和民族屈辱史。历史反复证明,国家的安定需要军权高度集中统一,否则就将酿成历史惨剧。

